

文艺随笔  
与李白“对酌”

■ 任蓉华

1998年夏，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再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。他不去看熙攘的都市，而是执意要走向属于历史与诗歌的幽深角落。他的行囊简单，里面装着自制的李白行迹地图，以及一份追寻诗魂的执念。他的目的地，是被李白的诗句浸润过的山水。

在友人的陪伴下，从洛阳到西安，再去三峡，拉斯洛一路追寻李白的足迹。据说，在长江的游轮上，因为航线临时更改，没能停靠白帝城，拉斯洛曾激动地和船长争论。这份近乎执拗的在意，让人几乎确信，他的行程，不会遗漏采石矶，传说中李白醉后捞月、骑鲸飞升的地方。

眼前的江水湍急，奔流不息，亘古的峭壁默然伫立，承载着千年风霜。游人的喧嚣，像一层薄纱，笼罩住真实的风景。他能找到什么呢？诗人的骸骨早已湮灭无踪，化作尘土，醉后的狂歌也消散在风里。然而，我们不妨想象他久伫伫立的身影，仿佛要剥离所有的嘈杂，聆听一种超越语言的回响。他寻找的，并非确凿的坟茔，而是一个自由灵魂的呼吸。

这让人想起一种关于“人文山水”的见解。山水本是自在之物，只因文人的驻足、吟咏与长叹，被赋予了层层叠叠的精神意蕴。旅程中，拉斯洛试图在安徽的云雾间，在蜀道的险峻中，重新捕捉那个“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的狂放生命形态。

而拉斯洛自己，在当代文学疆域，又何尝不是一位漫游者？他的成名作《撒旦探戈》，以其精密如噩梦循环的结构，描绘了中欧乡村的泥泞与绝望。表面看来，停滞的时光，在阴雨中相互欺骗的蚂蚁般的人群，与李白笔下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的磅礴，“仰天大笑出门去”的恣意，判若云泥。但若拨开风格的迷雾，可以窥见两者精神内核的奇异呼应。

那是一种对既定秩序深刻的疏离。李白一生以酒与诗抗衡官场的桎梏与世俗的规矩，他的生命是一场主动的出走。拉斯洛笔下的人物，则是被宏大历史叙事抛弃在角落的尘埃，他们在废墟中进行着无望的挣扎。前者是主动的逃离，后者是被动的遗落，但他们都置身于中心之外，在边缘处，反而更赤裸地照见了存在的本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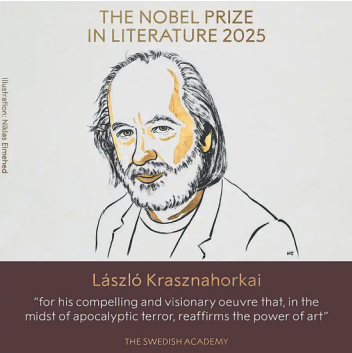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对时间的感知，也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对话。李白的诗篇里，时间是奔腾的江河，催生出“朝如青丝暮成雪”的惊心与“人生得意须尽欢”的畅达。如此强烈的流逝感，在拉斯洛笔下，演变成了更为凝滞的形态。《撒旦探戈》中无尽的雨，循环的舞步，将时间拉长、凝固，甚至使之成为一个封闭的圆。李白的时光是急流，拉斯洛的时光是死水，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，反抗着线性、功利的时

间观，从而触及了生命在时间中的悲剧性与荒诞性。

李白在山水与酒杯中寻求超越，拉斯洛在泥泞与循环中叩问存在，路径迥异，其灵魂的指向，却遥相呼应。旅人终将离去，带不走采石矶的月亮，也留不住长江的水声。但拉斯洛与李白，完成了一次“对酌”。当他在某座无名的山巅，迎着与千年前别无二致的风，他或许真的听见了，穿越所有时空壁垒的、一声清越的长啸。

长啸，属于李白，也属于所有在精神的漫漫路路上，永不栖息的旅人。

拉斯洛回到了他的中欧，继续构筑他的文学世界，直至获得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。而我们，因了他的执着叩问，好像也得用一种新的目光，重新审视早已熟稔的诗仙。文化是有生命力的，它总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，遇见知音，证悟自身的永恒。



拉斯洛是李白的粉丝。 资料图

湘楚之地较北方多雨。抵达淑浦时，友人说阴雨缠绵了好几个日夜。氤氲之中，草木饱吮雨雾，叶子胀满墨绿，焕发清灵生机。山居窗棂上凝结着水珠，圆润饱满，点点灿然坠落青石阶，溅起平平仄仄的清脆回响，似玉磬敲出宫商角徵羽的韵律。

颜色青黛处，雾气自谷底升腾，忽聚忽散。雨脚细密，渗着几分清寒，“人淑浦余僵徊兮，迷不知吾所如”，触景不仅能生情，亦能生文。想象被放逐的屈原，形单影只，瘦削而高的身影，被竹枝拉长，踏过土阶，走上高坡，迈向原野。他的足迹，或许就隐没在我周遭的某处。山径湿滑，竹杖点地有声，偶尔有鸟雀鸣破大雾而来，又收拢大雾倏忽远去。当年屈原耳中的鸟鸣，定然不如我今日听到的这般悦耳，毕竟他心头郁结失意，块垒难消，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啊。

想当年，高冠广袖的三闾大夫，仰首向天，衣袂飘荡，与眼前烟雨融为一体。后来，他就带着彼时的斯文与愤慨活到今天，旧岁月，何曾远去。

山间不时拂过薄雾。山脚溪水虽隔得远，还是能听见它们在石缝间响动。三五山民冒雨走过，背影融入苍翠。市人熙熙攘攘，忙来忙去，为名为了，不知道这些雨中人，忙的又是什么。他们如果披上青蓑，戴上斗笠，真像古画里走出的樵夫和渔父了。

暮色渐浓，云雾也越来越浓。山风掠过树林，抖落满树雨滴。站在高台远望，江湖的青山亮雨，《楚辞》的白纸黑字，互为显影。今人与先贤，皆成天地羁旅。山影叠着人影，人影贴着山影，雨丝缠着雾丝，雾丝牵着雨丝，雨雾交织，难分彼此，往事涌上心头，顿时生出无限惆怅。忽有所感，得了一联：

雾茫茫雨茫茫山茫茫，茫茫大地真干净；  
心渺渺意渺渺人渺渺，渺渺红尘太虚空。  
或许屈原当年在这里逗留太久，淑浦的雨总带着挥之不去的凄迷与古意，俨然天地为诗魂披上了素纱。雨丝细密，如失意客的低语；大雨滂沱，又像天问者的诘问。

撑伞步入街巷，青石板泛着幽光，远山在雨雾中只剩淡墨勾勒的轮廓。老妪弓腰走过。屋檐下，小摊炉子的炭火热气与雨丝纠缠，令人想起《山鬼》中“杳冥冥兮羌昼晦，东风飘兮神灵雨”的句子。一滴硕大的雨砸向眼帘，制造天然的泪声。急雨敲打瓦当，叮咚声里，泛起两千年前那袭白衣涉江时的水响。

以物喻文的话，屈原笔下的《楚辞》就像眼前的雨，难噪、剔透、晶莹。

说来也怪，那些美，居然出自绝望者，愤懑人。

天晴了，行进淑水，说是屈原当年走过的水路。船带着风，惊起岸边几只白鹭，即便不

岁月山河  
山雨、雉与屈原

■ 瓜翁

惊扰，它们终将飞走。我想。

据说屈原在那里写过《橘颂》。舟中人遥指岸边，我心头一喜。

想当年，山风河风掠过，橘树沙沙作响，其境也清，其情也清。那些被《橘颂》吟唱过的橘树，早已老去枯死，归于尘土。但一世有一世的橘树，一世有一世的橘子，它们与《橘颂》一道，累累垂垂。

据说屈原在此写过《天问》。

舟中人遥指岸边，我心头又一喜。

抬头望天，想必仍是屈原所见的那一片。隔水看看那片土地，忽生羡慕，那些草木何其有幸。风吹过青山，欣然有声，崖壁赭红斑驳，像一轴被虫蛀蚀的楚辞残卷。

后来友人引我至屈原写出《涉江》《离骚》《九歌》的地方，或有存疑，但心中已非惊喜，而是欢呼了。多少年里，一边读老庄孔孟，一边读屈原。为庄严大道而敬之仰之，为香草美人而迷之恋之。

《离骚》的字句是奔涌的，大江大河一般浩荡着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，引来多少后人相和。《九歌》似湘水灵巫，云中君之缥缈、湘夫人之缠绵，皆在袅袅兮秋风间流转。《天问》，仰天直叩宇宙洪荒，墨色如银河倾泻。《哀郢》之悲怆，《涉江》之孤愤，凝结出《九章》的沉郁。一篇《渔父》，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三言两语间圣凡立判。《招魂》《大招》更为奇文，铺陈之盛、想象之魂，令人叹服。

屈原贵冑门第，生于寅年寅月寅时，心性偏偏带着杜衡的苦味。楚宫廊柱上爬满薜荔，藤蔓饱吸楚地湿气，深入朱漆。薜荔的叶头就像朝堂上蠕动的舌头，也预兆着腥风血雨。

“大夫又佩兰草了。”几个内侍低声议论。最后一次面见君王时，殿外的橘树正结

出铁青的果实。

屈原走过，玉佩与香草相击，木石无响。潜伏在廊下的鸱枭突然发出夜啼，尖锐的怪叫声引得一众宫娥大惊失色，几个朝臣掩口而笑，笑纹里好像游动着蝮蛇与蝎子的身影。

怀王的诏令终于在黄昏下达，竹简的裂痕间渗出沉闷的昏噩。

第二次遭贬了，汉北五月的往事再次泛起。屈原捧着诏令，失魂落魄走在郢都街头。夜里，他抚摸着家中一片湘妃竹，竹间泪斑，愈见分明，愈显模糊，渐渐扭曲成饕餮之形。许多个夜晚，屈原独坐在废弃的星坛上仰望苍穹，铜雀啾啾无声。

屈原走了，一直走到江边。渔父的船桨划开水面，呜咽而笑曰：“圣贤不为外物束缚，随世道变化调整自己。世道污浊，何不搅浑泥水推波助澜？众人皆醉，何不跟着痛饮？何苦如此清醒，落得流放呢？”话音刚落，屈原衣襟上的秋兰突然萎谢，花瓣坠入浊浪。

放逐途中的雷雨从来都没有预兆。某夜，闪电劈开天空，照见山鬼的宴席，露水烹煮藜艾，流放者的魂魄在鼎中翻滚。

“来兮！”

举起装满酒浆的陶缶，微苦，不如心苦。数着衣衫上的补丁，每一块都像楚国地图的残片。《九歌》渐渐变调，东君战车碾过云层，青铜面具突然破裂开，浮现出楚王的面容。

那天的江水一定格外清澈。抱着石头走向水深处，石头比竹筒沉重，也比心绪沉重。岸上传来《孺子歌》：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……”孩童嗓音如春山兰叶，透着新气鲜气。屈原静静听着，泪水混入江水，他想起兰台岁月，那些竹简上记载的先贤，那些书史，如今都成了旧事、古人。

披发独行的身影，宛如一株遭过雷击的老柏。腰间兰花早已枯萎，香消玉殒，玉佩不知所终。渔网般的月光洒落江面时，屈原与影子喃喃不休：

“走罢，投向那江水。”  
“江底沉沙会托住你。”  
“当真？”  
“当真。”

解下切云冠，抛向岸边。暮色从山坳里漫出，浸过汨罗江。屈原笑了，笑意极轻，轻得像将熄的磷火。楚国不需要微弱的火光，他们有祝融麾下的烛龙照耀宫阙。身体越来越重，未竟的诘问化作铅块拽着他下沉。江水真冷，吞噬了诗人，却吞不下诗句。后来渔人说，江心常冒气泡，那是鱼在吞吐屈原未说完的话。

话永远说不尽，沉到无需应答的深渊。也好。两千年前的日和月光，两千年前的香草与美人，正从楚辞里复活，折芳寄远。

乡村纪事

山下传来唢呐声

■ 符志成

下午一场雨，到了夜里，山上的风，凉了很多。夜静了，除了虫鸣声与机房的嗡嗡声，山下不时传来唢呐声，还有敲锣声和钹击声。那是山下有人在举行送别亲人仪式，或许他们只是在寻求某种慰藉。

机房外，樟树叶哗啦啦地响，在低声絮语。此刻，我伫立机房门口，夜一点点沉下去，起初还有几只虫豸在草丛里叫，声音细弱。后来虫鸣也淡了，只剩下机房里服务器运转的嗡嗡声，低沉而恒定。我坐在机房外的石阶上抽烟，烟雾被风一吹就散，连带着杂七杂八的念头，也跟着淡了些许。

山下唢呐声，穿过夜雾，越过树冠，带着点湿湿的颤音，飘到了山上。不是喜庆的《百鸟朝凤》，也不是热闹的《抬花轿》，调子沉得很，每一个音符都像浸了水的棉线，拉得很长，锣声和钹声也跟了上来，锣声闷闷的，钹声则脆一些，透着股凄凉，和着唢呐的调子，在夜里织成一张网，密不透风。

我掐了烟，循着声音往下望。山下的村落藏在夜里，乐声却越来越清晰，想来是吹唢呐的人歇不得，敲锣打钹的人也歇不得，他们得守着这调子，陪着那个要走的人，走完最后一段路。

小时候在老家，看戏看斋，也见过这样的场面。村里有人走了，总要有个仪式，请一班乐手来，吹吹打打一夜做法事，送魂呢！人这一辈子，来的时候安安静静，走的时候总得有个声响，让魂知道路，也让活着的人，有个念想。

山下传来的调子，声音被风吹得有些变形，时而清晰，时而模糊，像隔着玻璃看东西，轮廓分明，细节却朦胧。我想，山下此刻灯火通明吧，灵堂前挂着白幡，亲友们穿着素色的衣服，围着棺木坐着，沉默地听着这乐声。

唢呐声又变了调，调子更低了，那是有人在低声呜咽。我想起几年前的冬天，老同学走的时候，他们家也为他请了乐手和法师。那天，唢呐声从街口一直飘到家里，我站在灵堂边，看着他的遗像，还有哭成泪人的妻儿，听着就是那调子。

山下的乐声还在继续，午夜的风更凉了，吹得樟树的叶子沙沙作响，和着那调子。我伸了伸腰，想起机房里那些不知疲倦的服务器，想起山下那些不知冷暖的人，忽然觉得，这山夜里的一切，都有了联系。服务器的嗡嗡声是山的脉搏，唢呐声是人的心事，虫鸣是中秋的温存，弯月是天空的窗口，它们都在这夜里，互不干扰，却又彼此陪伴着。

或许吧，这就是离别最本真的样子。或许是撕心裂肺的哭喊，或许是肝肠寸断的挽留，或许什么也不是。就这样，一段沉沉的乐声，在夜里慢慢流淌。它送走的是逝者的魂，安放的是生者的心。山下那些吹乐的人，他们或许不认识逝者，也不熟悉逝者的家人，却用一段调子，陪着他们走过最难熬的一夜。就像我这样一个陌生人，站在山上，听着这段调子，也想起了自己的亲人，想起了那些已经远去的时光。

夜渐渐深了，唢呐声也弱了，却依旧没有停。我想，等天快亮的时候，这乐声总会停的。风又吹来了，带着山下的唢呐声，也带着山上的草木香。我站起身，往机房里走。服务器的嗡嗡声依旧低沉，和山下的乐声交织在一起，如银屏上的信号柱、音柱般，忽闪忽闪着。

人生况味

门槛

■ 黄孙赫

前段时间，我教儿子远镇“凑十法”，我说遇到类似79加5等于多少的问题，我可以借“1”给你，放到“79”上，你计算完了，再把“1”还我，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没几天，我又考他，59加8等于多少？他掐指一算，给了我正确的答案。我有点急，我说你怎么不找我借东西？远镇回答，不必，你留着吧，我找自己借，从“8”上借“1”给“59”，形成“60+7”即可。

还有一次，我考他背诵《陋室铭》，他背到“无丝竹之乱耳”，卡住了，有点忘词，我借机补了一句，“南？”远镇想了一下，便开始背诵“南阳诸葛庐，西蜀子云亭……”后来翻看视频，发现是我忘了“无案牍之劳形”一句，把他带偏了。

俗话说“师父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”，而我这个师父自己都没进门，还成了门槛，挡着别人进门。话说回来，门槛这个角色倒也不完全多余，比如海南雨水多，一楼若没有门槛，积水容易涌入室内。无数的门槛还在发挥着它原始的“过滤”作用，阻隔水、尘、昆虫、小动物等杂质入室。所以我这个门槛的努力方向，大致是从“挡道”转变为“过滤”，这让我想起两位老师。

其一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，她擅长使用“切除法”，比如她觉得我的作文写不好，也不指出哪里不好，直接让我重写，估计是嫌“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”麻烦。我又交了几稿，终于不用重写了，她大手一挥，“切除”吧，“切除”可是一点都不麻烦。记得我有一篇关于做梦的作文，她删了几句话，得奖了，我还有一篇关于登长城的作文，洋洋洒洒写了两三千字，她拦腰砍了一半，又得奖了，我叹为观止。

其二是我高中的语文老师，使用了另一种方法，暂且叫“看戏法”，这里的看戏不代表幸灾乐祸，幸灾乐祸是现代文化中的引申解读，看一出好戏，得到的快乐远大于幸灾乐祸。这位老师要求全班同学每周交一篇练笔，然后她选出最有意思的进行朗读，相当于搭台给我们唱戏，我有幸唱过一回，内容是幼儿园时的趣事，幼儿园的趣事突出一个纯粹，相信大家幼儿园时期也没干过太多惩恶扬善的事，多是纯粹的快乐，所以大家在教室里看了一场纯粹快乐的戏，会心一笑，觉得有意思。

我发现“切除法”和“看戏法”，无非是设一个门槛，也都是种“过滤”的表现形式，“切除”显得大刀阔斧一点，重在遏制不良苗头，“看戏”显得精益求精一点，力求引领正确导向。



投稿邮箱 hnrzbzp@163.com



《硕果飘香》(国画) 王守田作